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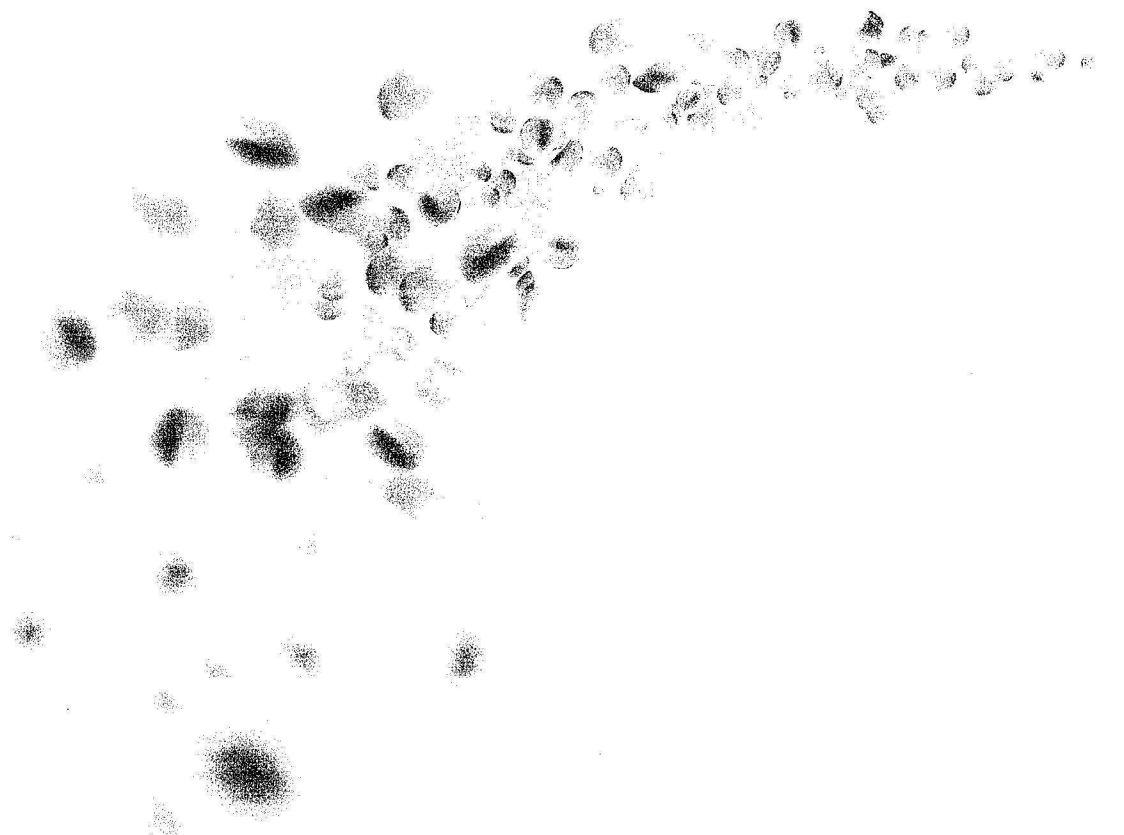
多少年过去了
每年端午前后
我都情不自禁地要唱它几回
它让我回到童年 回到那溪水湍急的一天
和被湍急的溪流淹没的石丁步上

美文五行

漂泊的花季

钱国丹 著

MEI WEN WU REN XING
PIAO BO DE HUA JI



美文五行

漂泊的花季

钱国丹 著

MEIWEN WUREN XING
PIAOBO DE HUAJI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漂泊的花季 / 钱国丹著. — 杭州 : 浙江教育出版社, 2015. 12
(美文五人行)
ISBN 978-7-5536-4005-1

I. ①漂… II. ①钱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311497号

美文五人行

漂泊的花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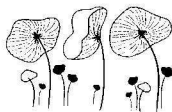
PIAOBO DE HUAJI

钱国丹 著

出版发行	浙江教育出版社 (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 邮编: 310013)
责任编辑	张小飞 黄雨婷
美术编辑	韩 波
责任印务	吴梦菁
责任校对	池 清
图文制作	金华市隆港图文
印 刷	台州印刷厂 (有限公司)
开 本	710mm×1000mm 1/16
印 张	14.75
字 数	220 000
版 次	2015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536-4005-1
定 价	32.00 元

联系电话: 0571-85170300-80928

e-mail: zjjy@zjcb.com 网址: www.zjeph.com



目录 MULU

第一辑 悠悠岁月

心惊胆颤上学路 / 03

丰富多彩放学路 / 06

六月里花儿香 / 09

兔子的故事 / 12

红木槿白木槿 / 15

幸福涂米 / 18

闲话甘蔗 / 22

潇洒打一架 / 25

守望 / 28

曾经心疼的连环画 / 31

第二辑 且吟且唱

端阳之歌 / 39

斜插绿萝 / 42

但愿人长久 / 44

国庆感怀 / 47

苦瓜癞葡萄红瓢及荔枝瓜 / 50

榴莲留恋流连 / 53

踏歌的麻雀 / 57

杜鹃声声 / 61

天下乌鸦 / 64

稻田里的等鸟 / 68

我想去希腊 / 71

南方的女子北方的汉 / 73

得饶人处（之一） / 75

得饶人处（之二） / 77

铿锵腰鼓 / 79

文学记忆 / 83

第三辑 人间冷暖

父亲的米寿 / 95

母亲的痴迷 / 98

骨 气 / 101

童心是金 / 105

女孩古肚皮 / 108

婆婆今年九十二 / 111

母亲的天堂 / 113

遥远的问候 / 117

木麻黄之歌 / 119

我为你骄傲 / 122

亲爱的二弟 / 125

借问老太何处去 / 130

拖毛竹的女人 / 136

第四辑 漂泊的花季

母亲的旗袍 / 141

何老师 / 144

上半街那间新华书店 / 148

品尝饥饿 / 151

奶奶的洞头 / 156

换粮瓯江 / 161

打拼北麓 / 165

漂泊的花季 / 172

吃 药 / 182

打工在台州 / 186

第五辑 我感我悟

表的沧桑 / 197

己所欲，亦勿施与人 / 202

大鞋子，小鞋子 / 206

不必失望 / 210

朱门酒肉 / 212

醉酒记录 / 215

感叹燕窝 / 218

带镣的孔雀 / 221

追忆竹篮 / 224

粒粒皆辛苦 / 227

爱心如灯 / 230

第一辑

悠悠岁月

心惊胆颤上学路

我们那时上小学，从来没让父母接送过。

我的初小在自己村里读。学校离得近，只要跑过一条轱辘把胡同就到了，自然无须大人陪同；后来到乡政府所在地上高小，也从来没让父母劳累过。

向东走一里多路，折向南，又走一里多，再折向东，又是一里多。就是说，从我们村子到荷盛小学，是四里路。那一届，我们村到荷盛高小读书的就我一人，所以不管刮风下雨，我总是孤零零的，在那些蜿蜒的田间小路上踽踽独行。

可那条通往荷盛的小路两旁，住着不少死人。出了村子不远，就有一个小岗从庄稼地里凸出来，这岗名曰“大冢园”。大冢园三四百平米的样子，却埋着许许多多的无主尸骨，如贫病交迫、死在道旁的叫化子，被抓住后就地正法的绿林土匪，被日本鬼子杀戮的外来逃难者，还有就是既无后又无钱的本村穷人。世世代代，这个乱葬岗子上到底埋了多少人，谁也说不清楚，只记得我们村的恶毒妇人有一句最恶毒的骂人话：你这个大冢园客！

高小开学在即，因为那个大冢园，我曾想拒绝到荷盛读书。那一天，同村的大舅说，我带你上大冢园去看看。我恐惧得要命，又被好奇心驱使着，就拽着大舅的衣襟，战战兢兢地上了那个小岗。岗上杂树丛生、藤蔓横行，众多的乌鸦以为我们要侵入它们的领地，冲着我们恶狠狠地大呼小叫。遍地都是薄皮棺材的朽木烂片，到处散落着人的腿骨和骷髅。我们得小心翼翼地

看着脚底下，饶是如此，我还是一脚踩在半埋在土里的两根肋骨上，吓得腿肚子抽筋，手心发凉。大舅牵着我，从岗子的东头一直走到西头。下来时，我浑身冷汗涔涔，而大舅却对我说，这叫作置诸死地而后生，怕什么怕？他们都烂成那样了，哪有本事作祟你？

我上学行走的小路离大升园的垂直距离约40米，我想，就是真有鬼魂从大升园下来，它们跑到我身边还需点时间。我只要奋力疾行，“大升园客”是抓不住我的。话虽这么说，可每天清晨上学，一瞥见那乱葬岗，我还是惶惶。尤其在漫长的冬季，田野里往往连个人影都没有，我只得硬着头皮，屏气敛息飞快地“勇往直前”，直到走出大升园的“势力范围”，才长长地舒一口气。

可是拐了个弯，前面还有一个土墩子在等着我呢。墩子很小，刚放得下两具白皮棺材。那是邻村一对穷夫妇的灵柩，他们是有子女的，因为穷，家人先把棺材摆放在那里，想待有了钱，再去买块坟地把老人安葬。为了防止棺木被雨水淋坏，儿女们就用稻草编了个人字形的篷子，罩在棺材上。可寒去春来、风吹雨打，稻草篷很快就颓败散架，草屑随风飞舞，比棺材本身更瘆人。这个土墩离小路太近了，只要棺木里的“鬼”愿意伸出手来，就能一把抓住我，所以我每每走到这里，就撒开双腿没命地奔跑。

有一个清晨，白雾蒙蒙。我正走着，猛地发现前方的横路上有个“怪兽”，它静静地蹲着，一动也不动。我看不清它的模样，感觉有老虎那么大，但肯定不是老虎。那么又是什么呢？是野猪？是云豹？好像都不像啊！我抬头看看天，盼望着云开日出，让我看清那怪物的真面目。可是浓雾一点也没有散开的意思。我的心扑通扑通乱跳，气都喘不匀了。前进吧，“怪兽”拦着路呢，万一它朝我扑来，我就算没有一命呜呼也得皮开肉绽；回家吧，严厉的母亲肯定以为我逃学了，她决不会轻饶我。我妈是个无神论者，同时也是个“无兽论者”，她根本不会相信庄稼地里会蹿出个野兽来。

我成了个过河卒子，只能前进不能后退。我硬着头皮，一步一步向“怪兽”走去。近了近了，终于看清，那是个挑了一担稻谷的男人，大概是累了，他把扁担横在谷箩上，正坐在扁担上抽烟呢。

母亲的观点是对的。高小两年的上学路上，确实没有鬼神捉弄过我，也没有一只野兽和我擦肩而过——黄鼠狼这种爱放屁的小兽除外。但是，有一段经历却是真实而惊心动魄的。那一天放学路上，一架战斗机嗡嗡着在我头顶盘旋一会，突然呼啸着俯冲下来。我吓坏了，因为和我同村的外公家就落下过一枚炸弹，把院子炸了个稻桶大的深坑，飞起的石条砸死了前屋的堂姨妈；二里外的三条桥也落过两枚炸弹，炸死了好几个人呢。对着头顶的飞机，我害怕极了，我先是想钻到什么底下去，可身旁除了刚刚插下的秧苗，连棵小树也没有。老师说过敌机专找红旗招展的地方投弹，我虽然没举红旗，脖子上却系着红旗的一角。我一把揪下了红领巾塞进口袋里，然后原地卧倒，张开嘴巴等待爆炸的巨响。

然而并没有什么炸弹落下。飞机又升高了，然后无趣地飞走了。我爬了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草屑，回家了。

丰富多彩放学路

那时候的环境单纯，孩子们的生存能力也强，上学放学从来不用大人接送。家庭作业也不多，有时在学校里三两下就能完成了，所以放学的路上完全是放松的，我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。

稻子即将成熟了，蚂蚱们开始活蹦乱跳，走在田埂上，它们甚至会蹦到我脸上来。于是，我把一根长一米左右的铁丝团起来藏在书包里。放学路上，我将铁丝展开、抻直，在一端弄个发卡般的结。

在农村长大的孩子个个是抓蚂蚱的高手，我当然也不例外。只要我愿意伸手，必定是手到擒来。我把俘虏们一只只穿在铁丝上，被贯胸穿背的蚂蚱流了些酱色的血，可精气神还很足，它们愤怒地“拳打脚踢”，弄得我双手生疼。回家后，我把战利品从铁丝上捋下来，向四面八方扔去，鸡鸭们就欢天喜地地疯抢，每一只碰到蚂蚱的身体的喙都发出“咔咔”的声响，像一种美妙的打击乐器。母鸡和母鸭们还算挺有良心的，吃了我的蚂蚱，第二天下的蛋必然是又大又鲜亮。

秋收的日子，田水早放干了，收割过的田畈软软的，很富弹性，光脚踩上去，有一种被抚慰的惬意，又不至于陷进泥里弄脏了脚丫。一排排刚刚收割过的稻茬之间，长着些青苔和绿绿的小草。我常常将一只脚后跟立在田里，以它为圆心，伸开双臂转圈圈，这动作有点像跳芭蕾，只不过是脚后跟去替代芭蕾的脚尖罢了。我一路转过去，田里就留下了深深浅浅的圆坑坑，和新鲜的稻茬相映成趣。玩够了，我就开始捡稻穗，有时能捡上沉甸甸

的一大把，我把它塞进书包里，回家后同样犒劳我家的鸡鸭们。第二天上课时，我的课本和作业簿里，总能抖出些饱满的金色谷粒来。

最有意思的就是“跟犁”了。“跟犁”，就是跟着正在耕田的牛屁股后头。犁把式挥动着鞭子，威逼着牛前进，犁头过去，土块优雅地翻过身来，它们大小均等，模样相似，散发着一股特殊的芬芳。被打扰的泥鳅、黄鳝慌乱地逃窜，它们一头扎进刚刚翻过的泥块的缝隙里，让人一阵好找；而田螺和蛙类却懒洋洋的，任凭“跟犁”小子把它们捡走。半天下来，“跟犁”小子的竹篓沉甸甸的，坠到了屁股下面，回家都可以办一桌像模像样的荤菜了。

然而“跟犁”是个特权，只属于犁把式家的直系亲属，属于他们家弟弟、儿子等半大小子，女孩也是不允许的。也有勇敢的别家男孩想擅自跟上去，但犁把式手中那根鞭子可不答应，它呼啸着，毫不客气地落下，给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留下一道火烧火燎的鞭痕。

犁速不慢，翻过来的泥土像黑色的大河波浪滚滚，“跟犁”子弟步履匆匆，他不可能捡完那些活物。于是，成群结队的孩子们又在那“跟犁”家伙身后，形成“二道跟犁”，捡拾些被犁断身子的泥鳅、黄鳝，还有缺胳膊少腿的蛤蟆。“跟犁”的独特风景，至今还常常在我的梦里萦绕。

有一天放学路上，我看到那道风景心里就痒痒，于是违反了“女孩不跟犁”的约定习俗。我也不跟男孩们缠在一起，只是远远地落在后面，搬动那些已被他们翻过的土块，我有足够的耐心，常常会找到些被冷落的泥鳅，它们有的被压在土块下面，有的躲在被犁破的、圆圆的洞穴里，我用手指去抠，越抠，它们越往里缩。黄鳝也一样，只不过黄鳝洞是横着的，泥鳅洞却是竖着的，还格外光滑。我恨不得手里有一把镰刀，或一把小锄，把泥土挖开，把深藏在里面的活物弄出来。

如果说抓蚂蚱、抠泥鳅是为鸡鸭们服务，那么捡荸荠就纯粹是自我陶醉了。那时候的孩子没有零食，我们家乡又没有任何果树，一个生产队能种上二亩地的荸荠，就是给孩子们最大的安慰了。收荸荠是最典型的集体劳动，男社员挥着锄头把荸荠地翻起，女社员则在男人后面蹲成一排，年纪稍大的

还带了个小板凳坐着，然后把荸荠逐个逐个地收到箩筐里。女社员的后面，总有一大片黑压压的小脑袋，馋极了的孩子捡起遗落的荸荠，在裤腿上蹭两下就塞到嘴里。

荸荠的颜色紫黑，很容易和泥土混淆，遇到眼神不济的女社员，后面的孩子就可发一笔小小的横财了。有经验的家长给孩子配备了一根“荸荠枪”。所谓荸荠枪，就是把一根指头粗、尺把长的老竹管，削出一个斜面，别小看这个斜面，它锋利着呢，嚓嚓几下，就可以把泥块扎散，从而使藏得深深的荸荠暴露出来。

那天的放学的路上，我看见地里人头攒动，又听到弟弟喊我，姐，挖荸荠了！快来快来！我赶了过去，加入了捡荸荠的行列。可我们都没有荸荠枪，只得用双手掰泥块。泥块很硬，还打滑，难以掰开，所以收获甚少。忽然，弟弟惊喜地叫了起来，荸荠王！我转过头去，看见弟弟的一只手正够着个大荸荠，可一个比他大得多的男孩一个箭步上前，按住了弟弟的小手。弟弟说，我的！那男孩气势汹汹地说，是我先看见的！弟弟死攥住那个荸荠不肯松手，恼羞成怒的大男孩举起荸荠枪，对我弟弟扎来，只听得一声惨叫，弟弟仰面倒了下去，鲜血从他的眼里汩汩而出……

不幸中的万幸，那一荸荠枪扎破了弟弟的眼白仁儿，却没有扎穿他的眼球，弟弟那只眼睛没有瞎掉。只是眼白仁里那道红色的伤疤，直到他长大成人还没有褪净。

六月里花儿香

每年快到六一儿童节时，我们就纵情歌唱：六月里花儿香，六月里好阳光，六一儿童节，歌儿到处唱。歌唱我们的幸福，歌唱祖国的富强……

很好，很美，很向上。因为唱了多年，这首歌的旋律和歌词已深深地刻录在我们这代人的脑海里，以至几十年过去了，许多人还能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背出来。

正当我和同学们热情高歌的时候，我家却突遭变故：我的父亲因纯粹的冤案锒铛入狱。母亲无力养活我们四个孩子，把7岁的我寄养在县城工作的大舅家里。

城里到底是城里，在乡下孩子还不知少年先锋队为何物的时候，城里孩子的胸前已飘荡着红领巾了。我插班到县小的二年级乙班，这个班已经有五六名光荣的少年先锋队队员了。

说实在的，在家里我并不是个优秀的孩子，岂止是不优秀，还可以说异常顽皮：上树掏鸟窝，下河摸鱼虾，把邻家的鸡追得魂飞魄散，因为它们偷吃了我家刚刚栽下的菜秧；上课时我爱做小动作，时不时插嘴打诨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；做作业也不怎么仔细，常常出些不该出的差错。因此放学回了家，挨骂挨揍是在所难免的。

可是离开了妈妈离开了家，寄人篱下的生活让我突然乖顺起来。凭良心说，大舅和大舅妈并没有虐待过我，连呵斥一声也没有。可那时的我已变得非常敏感，常常觉得有一种无形的压力笼罩在我的头上。我清楚地意识到大

舅家不是自己的家，我不能随心所欲，不能讨人嫌，更不能因犯了某种错误而被大舅赶回乡下去。表妹才比我小两个月，清早，她赖在被窝里睡懒觉，我则早早起来，拿着比我还高出一头的大扫帚，把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。饭后，表妹歪在舅妈怀里呢喃撒娇，我则拿了自己的饭碗，到水龙头上冲洗去——没有任何人要求我这么干，一切都是我诚惶诚恐主动去做的。

我在那个二乙班里就读，好学生应该做到的，我全都做到了。可是因为我衣衫的陈旧，再加上鞋尖上的旧皮补丁，一位姓林的女同学总欺负我，她恶声恶气地骂我“乡下因”，一有机会便来抓我，掐我，把我的手背弄得满是指甲痕，我却不敢反抗，惟有忍气吞声、偷偷掉泪的份儿。

可是这却成全了我，我被认为是不可多得的好学生了。二年级第二学期开始，班里就把我列为少年先锋队的发展对象。我跟着老队员们，虔诚地背诵“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，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”，心里充满敬畏。我们背诵得很庄严，很神圣，这种庄严和神圣感至今想起来依然如故。一位比我才大一岁的老队员还煞有介事地找我谈话，他侃侃而谈，一个九岁的男生能侃侃而谈！直到今天，我还没见过有谁比他更能说的！

我总是听，默默地听着，却一声不吭。我不是哑巴，也不是无话可说，我是怕我的乡下口音招人讥笑，再说他的健谈也让我觉得压抑。我想他是遇见了一个最糟糕的听众，让他的精彩演说变得索然无味。大概谈了三四次之后，他便问我有什么想法，我当时的回答只有四个字：“我才八岁。”为什么说这四个字？因为我们的语文课本上说：到了九岁，我们要参加少年先锋队。我想我才八岁，是不应该、也没资格参加这个神圣组织的。

可是学校并没有在乎我才八岁。就在那一年的六一儿童节，我和几位小哥哥小姐姐们站在大礼堂的讲台上，我的心跳得比鼓乐声还激烈，我的脸涨得比红领巾还红，一位长相甜美的辅导员认真地替我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。随着一个标准的敬礼，我成了学校第二批光荣的少先队员了。

心中的阴霾渐渐淡去，自信也一点点地回来了，那一首歌儿自然唱得更加欢畅了：从新疆唱到珠江，从东北唱到西南，也和国际小朋友，一起快乐歌唱……直到今天，我还不知道这首歌的词、曲作者是谁，但是在我的印象

里，它是最动听、最完美的。我反复地歌唱它，细细地品味它，越发觉得它的无懈可击。一首唱了半个多世纪的歌，居然一点也没有老去，没有过时。“我们自由地歌唱，在这光荣的土地上！”

我羡慕现在的孩子们，也衷心地祝福孙辈们幸福健康。“我们要学好本领，把身体锻炼强壮”，但有时我会忧心，如今的孩子们都忙着“学好本领”，却忽略了“把身体锻炼强壮”。前不久某集团公司举办了一次登楼比赛，不少参赛的孩子都跑得呕吐了，瘫在地上了，甚至还有人晕倒了。家长们急坏了，救护车也出动了。想当初我们上学的时候，跑步、爬山根本不在话下。初中二年级时，我们去雁荡山那 100 多里路不但是徒步的，还肩挑着被子和草席。农忙时，一天十二三个小时地割稻插秧，我们连腰都很少直一下。所以这以后的坎坎坷坷、风风雨雨，我们才能坦然面对，才能安然度过。没有健康的体魄和坚强的神经，哪里敢奢谈“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”？

我隐隐地担忧那些在蜜罐里泡大的孩子们，他们缺乏挫折教育这一课，他们的腿脚会不会因总是坐车而退化？他们的味蕾会不会被山珍海味所异化？他们让人哄着疼着惯了，长大后能不能去关爱别人？他们的综合素质，会不会输给外国的孩子们？

但愿我是杞人忧天。

在这欢乐的节日里，让我们继续放歌吧：也和国际小朋友，一起快乐地歌唱。说的话儿不同，唱的歌儿一样。歌唱歌唱歌唱，歌唱和平，全人类的共同希望！

兔子的故事

兔子是招人心疼的动物，很少有人不喜欢兔子。

大约六七岁时，有一天，我经过同村的姑婆家时，眼前忽然一亮，我小小的表弟正在玩一个大花布兔！在这之前，我只见过书本上的兔子，哪见过这摸得着抱得到的布兔啊。我抱起那兔子，喜欢懵了，那种喜欢夺了我的魂魄，以致我明知道拿人的东西不对，还是把它抱回了家。

父亲见了花布兔子，问我是哪里来的，我如实说了。父亲让我把兔子送回去，我一百个不愿意。父亲说，还给你表弟吧，晚上我就给你们变出个兔子来。

那时候我们村没人养兔子，我猜不出父亲会到谁家给我抱只活兔来；再说我们家也没有钱，买不起任何形式的兔子。但父亲从来不说谎，他说了，就必定会做到。

我快快地把兔子送回姑婆家，几分狐疑几分忐忑地盼望夜晚早早降临。

天黑定了，父亲点起一盏煤油灯，放在烟囱梁上。他侧身立在对面的墙前，用自己的手背贴着手背，将两个食指和两个小拇指反向勾起，墙上马上出现了一只“兔子”，长长的耳朵，亮亮的眼睛，几条腿不住地划拉着。

父亲察觉到了我的失望。他活动着指尖，墙上的“兔子”嘴巴翕动，父亲配音说：我要吃草草！他又翘起中指和无名指，“兔子”的耳朵一扇一扇的，又配音说：蚊子走开，你好讨厌啊！然后那“兔子”又踢蹬着“腿”，说，狼来了，快跑啊！

父亲的快活感染了我们。我忽然觉得，父亲的“兔子”是活的，比表弟